



誰家的小孩？

撰文／翁裕庭 繪圖／陳小雅

叮咚！每次聽到門鈴響起，我都會想像門一打開，外面站著一對穿著體面的中年男女，臉上露出歉疚的表情，並用請求原諒的口氣對我說：「對不起，寶貝，讓你久等了，我們來接你回家了。」

這對中年男女才是我的親生父母。我點點頭，忍住不讓淚水流下來。我了解的，因為當年你們有苦衷，所以不能把我留在身邊；因為你們要出外打拚，沒辦法照顧我，只好把我交給別人撫養長大。我明白的，所以我一直都很乖，沒給別人帶來麻煩。現在你們事業有成，總算可以把我接回家了。

碰的一聲門關上，我的幻想隨之破滅。結果這只是我內心小劇場上演的一齣戲，它終究是一場空，是個從來不曾發生過的妄想。我覺得自己好像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，被我稱為「爸」、「媽」的那兩個人，要嘛對我大呼小叫，要嘛就當我不存在。他們忘了幫我慶生，忘了幫我繳學費，忘了幫我準備校外教學的便當，忘了我還在家卻一聲不吭的出門了。說真的，我打從心底懷疑我並不是他們的小孩。

我好羨慕那些被爸媽捧在手心的小孩。

六年二班的莊杏兒正是我羨慕的對象之一。

莊杏兒的父親是大公司老闆，家境優渥可想而知，最重要的是她身為獨生女，每天上下學都有轎車接送，爸媽當她是心肝寶貝來伺候，真的是集三千寵愛在一身。再加上她長相可愛，一笑起來會露出兩個迷人的小酒窩，對男生來說簡直是不可抗拒的「殺必死」！不



過，我對她的羨慕到此為止，因為她的個性實在令人不敢領教。有一次我們班和六年二班一起在視聽教室上課，老師講到衣索比亞某地區的人民餓到沒飯吃。

「為什麼他們不吃麵呢？」莊杏兒站起來，一派天真的問。「蘋果派也不錯吃啊。」

「這位同學，有時候老天爺不賞臉。」老師很客氣的說。「有人不但沒飯可吃，連麵也沒得吃。」

「沒得吃？怎麼可能？」莊杏兒一臉狐疑的說。「我就不信花錢會買不到。」

我聽了差點昏倒。她大概以為非洲就跟我們住的地方一樣，走到巷口附近就有一家便利商店。這就是她的問題所在，以為每個人都含著金湯匙出生。

還有一次是聯合班親會，校方準備好幾碟糕點要給來賓享用。莊杏兒一

看見抹茶蛋糕，立刻往自己盤子裡面夾了好幾塊。

「同學，這種蛋糕的熱量很高哦！」某位家長對她說。

「沒辦法嘛，我是抹茶控。」她吐著舌頭說。

「現場可能還有其他抹茶控哦。」

「是喔！」她眼睛為之一亮。「那你趕快叫他們過來吃呀。」

這就叫做對牛彈琴，完全沒意識到別人在用委婉的方式提醒她拿太多。不過，更誇張的還在後頭。長桌上擺了一大缸芋頭西米露，莊杏兒拿起湯匙舀了一瓢，張嘴就喝，然後再將湯匙置入缸內。

